

# 南京军事学院第一期学员

1950年3月,经组织介绍,雷伟和与庆启秀在浙江省淳安结婚。结婚时,雷伟和36岁,庆启秀21岁。

庆启秀,安徽含山人,1929年8月13日(农历七月初九日)出生。1949年春,渡江战役前,她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并随军渡江。1950年,庆启秀在温州参加二十五军教导团第一师七队学习。雷伟和曾赠送庆启秀身穿军装的站立照片,背面写着“我的启秀:你是我的可爱之人,我俩的爱,不仅是现在,我们能够爱到永久将来”。在杭州市富阳县(今为杭州市富阳区)剿匪期间,还赠给庆启秀身穿军装的半身照,背面写着“启秀:忠贞老诚,优良品质,努力学习,虚心进步,特给相片,惠存留念。”



雷伟和与夫人庆启秀(一九五〇年)

天目山剿匪局势基本稳定后,雷伟和随部于1950年春南下福建,追击国民党溃军,为准备再战金门并解放台湾加紧海上练兵。后因朝鲜战争爆发,攻台计划由延后到取消。

1951年1月,雷伟和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简称“南京军事学院”)第一期高级速成科学习。南京军事学院,是培养、造就成军高级指挥员和高级参谋人员的最高学府,直属中央军委领导。刘伯承任院长,不久又兼政委。从未跨进学校大门的雷伟和,直接到解放军的最高学府学习,而且见证了南京军事学院的成立。1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在南京原国民党国防部大院举行成立典礼。刘伯承院长在典礼上致辞。中央军委代表陈毅出席成立典礼。

第一期学员分4个科(后均改为系),即高级速成科、上级速成科、基本科、情报科,共758人。接收军、师、团、营级干部入学深造,以团以上干部为主。全国解放后,这么多高级干部集中在一起接受正规训练,还是第一次。高级速成科有三个班,一班主要是参谋长、副军长,二班、三班是师一级指挥员。杨勇是高级速成科中职务最高的学员,也是唯一的兵团司令员,他兼任高级速成科主任。高级速成科,主要学习现代化军事科学。同时,也提高学员文化水平,而且先上半年预科,专门补习文化知识。

刘伯承院长曾多次强调文化学习的重要性。他说:“我们工农出身的同志,如果只是政治、经济上带头翻身,而文化上不接着翻身,那就不能掌握科学,不能以军事科学来保卫国防,是非常不完全的。”“我一只眼睛看不见就很痛苦,你们没有文化,等于两只眼睛看不见,自然也很痛苦。学文化的目的,就是为了学好军事科学。”当时37岁的雷伟和,认真当好“学生”,与学员们以“三更灯火五更鸡”

的精神,日以继夜地刻苦学习,每天学习9个小时以上。

1952年5月,刘伯承院长亲自给高级速成系的学员讲授“集团军进攻战役”。授课那天,礼堂里坐满了人,连华东军区和南京地区兄弟院校的领导和来听课。刘伯承从理论和实践的相结合上,深刻阐述了集团军现代化进攻战役的理论原则和许多学术问题,足足讲了6个小时。

南京军事学院从创立起,就建立了学员课业制度和测验考试制度。考试由专门的考试委员会负责。考试有几种:每门课结束有科目考试,学期有期末考试,学年还有年考,最后毕业是国家考试。科目考试不及格,不能参加期考;期考不及格,不能参加年考;年考不及格,不能参加最后国家考试;国家考试不及格,回去待业一年再来补考,如果再不及格,不管职务多高,一律退出现役。军事学院的考试特别正规,特别严格,学员们压力都很大。刘伯承作为军事学院的院长,在国家考试委员会只担任副主席,并亲自阅卷试卷。

1952年7月上旬,高级速成系第一期的

347名学员经考试合格,顺利毕业。雷伟和考试成绩优秀:两门功课是满分5分,其他大多数功课是4分,最低的分也是3分(及格分)。

12日上午,军事学院在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高级速成系和上级速成系第一期毕业典礼。这标志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正规院校培养选拔干部的开始。毛泽东于7月10日签发的《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训词》中说:“标志着中国人民建军史上伟大转变之一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其高级速成系和上级速成系的第一期已学习期满,举行结业了,特致以兴奋的祝贺!”

《训词》对军事学院在新中国正规化、现代化国防部队建设中的作用给予充分肯定,并提出我军正规化建设的基本要求。毕业典礼上,刘伯承院长代表中央军委宣读《训词》,并对毕业的学员提出殷切期望。

从南京军事学院毕业后,雷伟和回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五军七十三师,担任副师长。

(张正耀 编著)

## 大别山老红军雷伟和之二十三

### 六安与上海的发展机缘

上海与六安两地在革命战争年代、新中国成立后的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有着很深的渊源和联系。尤其是进入新时代,党中央高瞻远瞩,决定“山海”携手、对口合作,为革命老区六安加快高质量发展增添了新动能。

2022年5月,国家发改委印发《革命老区重点城市对口合作工作方案》,确定上海市对口合作六安。2年多来,上海、六安两座远隔千里的城市握紧了彼此双手,在创新、产业、开放、民生等领域取得一批显著的合作成果,迸发出强大合力,谱写了一段段“山海情”。

大别山好药,有着革命老区自带的红色“底色”,绿色有机增添的自豪“底气”。六安瓜片、霍山石斛、皖西白鹅、六安小龙虾……这些地道的大别山农产品深受上海市民欢迎。六安积极与上海西郊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对接,开设六安名优农产品展示展销专区,建设“上海·大别山(六安)绿色农产品直销供应基地”。

在大别山深处的金寨县花石乡大湾村,上海市携程集团在这里投资建设了携程度假农庄,这也是该集团投资建设的首个公益性质的乡村旅游标杆项目。

上海松江区对口帮扶六安。在产业协同方面,推动安徽应流集团与上海尚实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合作,通过研发生产航空发动机,带动六安企业进入上海产业链、供应链;在文旅合作领域,松江区持续推介上海—六安精品旅游线路,并推出松江区居民持社保卡保障卡在天堂寨、临淮岗风景区旅游享受门票优惠活动。

2023年元月,上海市人民政府与安徽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上海市与安徽省对口合作实施方案2023—2025》,政策加持、亲上加亲、好上加好。实施方案既制定了明确的“时间表”,又描绘了详细的“路线图”,还给出了具体的“施工图”。

传承弘扬红色文化、推动文旅融合发展,有效衔接乡村振兴、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完善基础设施、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坚持生态保护修复、促进绿色低碳发展,加强科技创新、共建产业合作平台,加强经贸物流合作与人才交流……2023至2025年,上海市与六安市对口合作实施方案中,重点任务明确,冲锋号角已然吹响。通过对口合作,到2025年,两地实现合作机制完善有力,人员往来密切频繁,资源要素流通顺畅,产业合作基础夯实,老区发展的内生动力和活力将大幅提升,在红色文化传承、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基础设施和基本

# 六安与上海的「缘分」(下)

丁美科 王桂红

力融进去。

六安市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真抓实干,特别是对口合作重点任务,拉高标杆、取法乎上,特别是要解构和学习上海各级部门的思维观念、思维方式、工作方法、精神状态,抢抓与上海市对口合作重大历史机遇,把机遇优势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全力推动与上海对口合作取得更大成效,不断激发老区内生动力和发展活力,矢志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掉队、赶上来,努力争当革命老区重点城市对口合作示范典型,为绿色振兴赶超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 红土地

本栏责任编辑: 谢菊莲 E-mail:46743672@qq.com

# 忆老友

徐航

2023年7月10日,我的好友徐斌驾鹤西去,不胜悲痛。

徐斌是苏北睢宁县人。那地方西靠安徽东北部,东靠黄河故道,风沙漠漠,是个老灾窝,旧社会民不聊生。于是他北上辗转南下,顺着淮河西行逃荒,最后流落到霍邱。徐斌小时候也随父辈要过饭。有一次我同他下乡,遇到狗咬,我惊慌失措,徐斌赤手空拳几招,便将狗吓跑了,并说:“我小时要过饭,对付狗的办法可多了。”解放后,徐家便在霍邱定居下来,他也得以上学读书,考取了六安师专预科班,成为一名国家干部,又入了党,人生显出锦绣前程。我认识他时,他在霍邱县委宣传部新闻科搞通讯报道。

徐斌虽然未上过真正意义上的大学,但底蕴丰厚。上世纪90年代前后,我经常代表皖西日报社参加每年安徽省好新闻评选。徐斌的新闻稿常出风头,为六安地区争了不少光。他的新闻稿,不仅文从字顺、通俗易懂,关键是接地气,角度新颖,如他有一篇稿子,写农村妇女的做鞋技艺逐渐失传了,不仅语言幽默、俏皮,关键是寓意深刻:随着改革开放的扩大,深入,妇女真正能顶半边天,她们过去闷在家里做鞋、缝袜的岁月结束了,而随着社会水平的提高,收入的增加、商品的丰富,广大农民都买鞋穿了,再也不用做鞋了。因此,做鞋技艺就逐渐失传。你看,这不是以小见大的好稿子吗?现在说这些平常事,当时可是很新鲜啊!

我同徐斌进一步亲密接触,是从我亲赴霍邱采访写稿开始的。上世纪80年代中期,徐斌写了一篇稿子,反映霍邱县城关镇塑料社员冯本兰的事迹,她第一个在霍邱种起塑料大棚蔬菜,在整个六安地区也是行动最早的一批人。冯本兰的成就,在古罗马上激起人们意外的反响。在生产中曾对冯本兰做过具体帮助的县科委、县农业局,特地买了50多斤番茄,送到县委、县政府两个大院,让大家尝尝鲜。领导们品尝夏果的时候,难免喜形于色;科学,在霍邱这块小小的角落,同样显示出扭转乾坤的威力。市民们更是以冯本兰的番茄待客为荣耀……我读了想,这是一个好题材,可以写一篇稍微长些的报告文学,于是便到霍邱县采访。徐斌热情地接待了我,详细介绍了冯本兰的事迹,并领我到她家做身临其境的采访,还拍了许多照片。我这次采访很成功,顺利地写出了文稿。

使我和徐斌感情加深的,缘于我赴霍邱的另一次采访。1988年前后,周富如任霍邱县委书记。周富如是原六安县委木厂区人,我在这个区的马头初中、木厂中学都教过书。虽然没有教过周富如,但是他为人谦逊,一直喊我为“老师”。有一次,他见到我,笑着说:“徐老师啊,你写文章,表扬了许多人,你得表扬表扬我们叶集的台德芳。”

台德芳是霍邱县叶集镇工厂副厂长、草编能手。所谓“草编”,就是把人们不屑一顾而烂在山上、弃在田头的玉米皮、笋壳、席草、茅草、蒲草等等,通过灵巧的双手,编成各种巧夺天工的篮、垫、盒、包等,备受崇尚自然的西方人的欢迎。咱们就全部出口给这些老外,赚取不菲的外汇。再一打听,不得了!仅仅1988年这一年,台德芳获得的荣誉就有省扶贫先进个人、省百名优秀女厂长之一、省三八红旗手等称号,还被选为省人大代表。这样一位人物就更值得写了。徐斌对叶集那一方山水风物人文很熟悉,人脉广。在他的联系、安排下,我采访台德芳很成功,收获多多。

我采访冯本兰写的报告文学《报春燕——记冯



前排右一徐斌同志。

本兰》,采访台德芳写的是《离离草——记草编圣手台德芳》,除了《皖西报》发表外,后来均收录在由刘家松、徐航主编的报告文学集《大潮溅珠》,于1990年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收到较好的效果。

1998年徐斌退休了,来到六安。这一来,不仅使我俩关系更密切,而且居然成了同事。

从2000年到2003年下半年3年多时间,六安市政协办了一份季刊《皖西经纬》,我和徐斌都在这份刊物任编辑。《皖西经纬》具体工作由六安市委文史委主任史红雨负责。《皖西经纬》于2000年9月在皖西宾馆发行了创刊号,2003年12月8日,发表了终刊词。3年多,共发了11期。《皖西经纬》真正干实事的,不客气地说,只有我和徐斌两个人。这无意中,使我同徐斌形成了同甘苦、共患难的关系。

《皖西经纬》图文并茂,熔严肃性、可读性和广泛性于一炉,主要栏目有政协建设、参政议政、社情民意、决策顾问、委员风采、教苑寻芳、皖西名人、百业巡礼、工作瞭望、港台之窗、文史觅珍、科技动态、旅游天地、诗词书画、摄影之页等等;同时,每期均开设“刊中刊”,即为县、区政协的报道提供专页。但实际执行起来,由于我和徐斌都对“文”和“艺”感兴趣,在版面内容中,还是这两方面较为突出。

我和徐斌在《皖西经纬》一碰头,不禁大惊:原来他还是一位摄影家,拍得一手好照片。过去也看见他拍照片,以为他只是偶尔为之,殊不知他在摄影上货真价实、技艺精湛。《皖西经纬》版面为大十六开,每期发稿8万字左右,每期封面及书画、照片插图,均由徐斌选裁或亲自为之。特别是每期封面,徐斌都精心用功设计,不论是色彩还是画面,都含义深刻、美观亮丽。如2000年的创刊号封面,就很不俗:封面右边占四分之一地方,印着“皖西经纬”四个红色仿宋大字,下面印着在蓝色底子上突显的白字年份及期号;关键点是左边,是一幅长半米尺、宽3寸6分的《初荷图》,淡绿水中,显出初夏刚展的大小不一的荷花的嫩叶,中间两支荷梗高高突兀,顶着欲展未开的荷叶,噢,这分明是一幅“小荷才露尖尖角”啊!看着,不由使人想起南京诗人杨万里的《小池》:“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这是一幅摄影作品,不知是徐斌自作,还是他的选裁,但都表达了徐斌无言的决心、声明和深沉的哲理表达:初出水端还没有舒展的荷叶尖呢,请读者诸君静等它“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时光吧!

在《皖西经纬》,徐斌负责每期的封面设计、插页安排、书画运用、划版、补白、指导文字打印等等,关键是彩页多,那时要到合肥印刷,所以他忙

得不亦乐乎。

他忙,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自己还办了一份刊物《皖西照片》,此刊为季刊,每期发稿二四万字,配有不少照片,图文并茂。《皖西照片》登载一些反映现实的文章,都是徐斌自己和文友采写的;登载最多的,是他自己从书报、杂志上的一些抄录。数量最大的是皖西民间文学,如民间故事、民间歌谣等等,生动有趣,可读性强,所以极受一些人的欢迎。那时,允许自办发行。好像也没有发行多少,是一桩赔本的事儿。徐斌办《皖西照片》的目的,是联络朋友、亲近读者,过一番当编辑的瘾。因此就是这样一位有趣的人儿。

通过三年的亲密相处,我算是彻底认识徐斌了。他对上不畏权、不献媚,对下不欺人、不施压,总是受到上上下下人的欢迎。三年多来,我从来没有见他同人吵过嘴、操过蛋。他待人诚恳、热心,他不吸烟、不喝酒,有时喝点茶,很好招待。他为人乐观,开朗大方。他有一副好嗓子,时令歌曲唱得好,戏曲歌儿唱得也有板有眼。我曾曾在他在宾馆同人联欢,他唱起黄梅戏,将宾馆服务员们惊得一愣一愣的。

徐斌是六安早期为各个行业单位做画册宣传的人。有十多年,我见他拿着照相机,跑遍很多机关单位、学校、乡镇,为人家做小型宣传画册。他的画册印制精美,言简意赅,图像鲜明,叠起来书籍一般大小,展开来有三四尺长,极受各单位欢迎。但是办理这事儿,很辛苦、很累。他说有一年夏天,他去叶集某单位做画册,就差点晕倒在路上,若不是棵大树“救驾”,他可能就倒下啦……老天不负苦累人。徐斌也很有收获,从霍邱到六安,一开始,全家租房住,通过20多年努力,居然买了近200平的房院。对此,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我说徐斌是一个纯粹的人。纯者,有纯洁、纯净、纯真、纯真之意,有正直、正义、正品、正道之美。徐斌并不是没有缺点,但说他是一个纯粹的人,他当之无愧。

如今,徐斌已经与我们阴阳两隔。我多么希望他仍在卧榻上打电话给我,喜悦地、意味深长地喊我一声外号:“老本哪!”

但是,这已无可能了。徐斌同志,愿你在天国安宁快乐!



责任编辑: 宋金婷 784542876@qq.com

# 那个遥远的不眠夜

李太芳

七十年代初期,有一段时间,我们这些农村孩子,高中一毕业,就没事读了,自然成了无业游民。

彷徨一段时间,终于下定决心:修地球去!祖祖辈辈都是“兴田”种地的,读了点书的我们,难不成就看不起农民、嫌弃农村?大城市的知青都下放到农村了,土生土长的我们,难道让人家看笑话。再说,父母已养活我们一二十年,总不能还依靠他们过活?

也许因为有点文化,也许因为是学生干部,公社领导竟开了先河,让我和陈学秀这两个小丫头,分别担任两个生产队队长。其实一开始,我俩是不敢接受的,为啥?不懂生产啊!七八岁就念书,横草不拿,竖草不拈,即便是假期,也是在别人后边干活,挣点工分。要让我们独当一面,还真有点悬。可是领导说:只要对劳动人民有感情,紧紧依靠群众,就没有干不好的事。到了无话可说的地步,也只有勉为其难了。

可的,一文钱难倒英雄汉啊!那个啥没啥的年代,幸好有领导支持,我俩才有信心干下去。第二年,公社朱植寿书记虽然调到物资局任职,可这个宽厚仁慈的长者仍然关心着我们,答应供应一批化肥给两队。高兴之余,又让我俩犯了难:没钱啊!只好去别队借,去信用社贷款。七拼八凑弄够了钱,才去霍邱县城见朱书记。等找到老人家办好手续,天就不早了。尽管朱书记也问过我俩住宿问题,可是,已经承受这么多次人情,怎好再去添麻烦?几句“谎话”敷衍过去,我俩就上街了。

太阳落得很快,我们转弯,就落下几丈,没多久就掉下山崖,西天一片红霞,燕子喜鹊叽叽喳喳地低空飞过,仿佛一伸手,就能抓住它们。可是它们毕竟属于天空,永远高过我们,也永远比我们快乐。饥肠辘辘的我们,望一眼家的方向,茫然地徘徊在大街上。饭菜的香气不断扑鼻鼻孔和肺腑,引得胃里咕咕直叫。学秀看看我,我看看学秀,饥饿的感觉是一样的,借钱的心情也是一样的:口袋里几个小钱,还

要买点农药带回去,怎能随便乱花呢?我俩谁都没说什么,心照不宣地买了两个大馍,就着馍店的开水,就着城西湖边渐渐涌起的雾霭,两个丫头就这么“吞云吐雾”,大快朵颐。然后又又在大街上漫游。我俩多希望碰到县城里的同学啊!总不至于露宿街头吧!可是,来回两趟,一个熟悉的我也没见到。只碰到几个半大男孩骑车疯跑,车轮滚滚,呼啸向前,仿佛他们才是推动历史车轮向前的动力。

不知游荡多久,实在累了,就在街边石头上坐下来。我个子矮,学秀比我高,我俩的发型不同,衣服颜色也不同,那些戴袖章的巡查人员,你来他往,几次停下来观察我俩,大概当成不务正业的街混子。多想想一条岔路啊!可是,我和学秀对看了两眼,最后还是咽下口水坐了下来。蚊虫嗡嗡地飞来扑我,一会儿我一巴掌,一会儿她一巴掌。倒不是我俩闻香,而是蚊虫欺生。萤火虫也朝我们飞来,看稀奇似的。我不由得哼起童谣:“火亮虫,亮彤彤,我带你去找蜜蜂。”学秀笑说:“你还真潇洒!”我心里:有啥烦恼的,有草木陪着我们,飞虫陪着我们,连月亮都陪着咱们,踏实着呢!于是,我灿然一笑说:“明天上午,化肥就能送到生产队,社员们多高兴啊!”“可不是嘛,想想秋后的大丰收,我们吃苦也值当了!”

风一程,雨一程,故乡一程程远去,青春也早成过往。但是,那个不眠夜,却恍如昨,当年支持我们的老领导,与我们一起奋斗的老父亲,也一活跃在我们心间。



绣出美好生活

徐旭 摄于无锡荡口古镇